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

宋 李昉等 編

陰陽

五行祿命葬書論一首 折滯論一首

陰陽不測之謂神論一首

善惡無餘論一首 冥數有報論一首

禱祠論一首 陰德論一首

五行祿命葬書論 呂 才

叙宅經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

室蓋取諸大壯逮乎殷周之際乃有卜宅

新唐書會要作擇

之

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宅吉凶其

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

商角徵羽等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

至於

舊唐書作如

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

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

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

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竟
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
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
至如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鄧郇並是姬
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
國準例皆然因邑因官乃分枝葉舊唐書會要並
作分布根葉未知
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
水姓齊鄭及宋皆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

新唐

書作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羽共相管攝

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

叙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誚

舊唐書作譏

司馬季主云

夫卜筮者高人

會要作談

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

新唐

書作規

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

而知骨體此則祿命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

之今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

積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福之

應

新唐書作
天人之交

莫

要會
作其

猶響影故有夏多罪天命勦

新唐
書作

剿

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

新唐書作
妖星退舍

學也祿在豈待生

當建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

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

上蜀郡炎燎宜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

舊唐書
作年同

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

六年九

二唐書
作七非

月魯莊公生今檢長歷莊公生當乙亥

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

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六害

會要作空

背驛馬生身赴驛馬

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為

人尪弱身合短

諸本作短

陋今按齊詩譏莊公云猗嗟昌兮

頎而

舊唐書會要作若

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唯有向命一

條法當長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

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

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為此

三字舊唐書作乃

名政依檢襄王

四十八年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

爵假當

諸本作得

祿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

三刑身尅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為

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

老更彌凶唯違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

命不驗二也又檢漢武故事武帝以乙酉之歲七月七

日平旦時生亦當祿空亡下祿命書法無官爵唯向驛

馬尚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榮老而方盛今檢漢書

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已後戶口減半祿馬不驗三

也又按後魏書云高祖考文皇帝皇大興元年八月生
今按長厯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皇帝背祿背
命並驛馬三刑身尅驛馬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
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

三十七字英華
作其命背父

今檢魏書孝文

皇帝身受其父顯祖之禪禮云嗣子位定在於初喪踰
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皇帝
受禪異於常禮躬為天子

新唐書作
躬率天下

以事其親而祿命

例云不合識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

祖癸亥歲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死今檢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祖祿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并劉濬並為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

叙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

會要作欲人見也

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寔窆禮終永作

鬼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

舊唐書作不得豫

測於將來泉石

交侵不可逆

會要作先

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

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加之

陰陽莖法或選年月便近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

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防害遂使莖書一術

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

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

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時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
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
妄傳曰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
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乃逾月而已六字舊唐書作士
及庶人逾月而已
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端會要
作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
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
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
擇年月其義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

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

擇日其義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大事用日出

舊唐書會要作

平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

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

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

新唐書作

是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日出

舊唐書作平旦

而崩

舊唐書會要
作空下同

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

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

會塋者然子產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為諸侯之選國

之大事無過喪塋必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

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云塋逢日蝕舍

舊唐書會
要作捨

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塋書

多用乾艮三時並是近夜半

舊唐書會
要作半夜

此則交與禮違

今檢禮傳塋不擇時其義三也塋書云富貴官品皆由

安葬所致年壽

舊唐書會要作命

延促亦由墳隴所招今按孝

經云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窮苟德

不建而人無據

舊唐書作後會要作援字是出左傳文五年

此則非論舊唐書會

要作

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

得吉日若教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

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

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

趙氏之塋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
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
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
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
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
展禽三黜士師安舊唐書會
要作卜塋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
成曾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
人不由安塋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塋書巫者

誣

舊唐書作祚

其吉凶愚人因而

會要作此

徼倖遂使擗踊之際

擇塋地而希官品茶毒之秋選塋時以規財祿或云辰

日不宜哭泣遂禿爾而受弔問

三字舊唐書作對賓客受弔

或云同

屬忌於臨壙乃吉服而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
塋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折滯論

盧藏用

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折滯論以暢其事

詞曰

客曰天道玄微鬼神

神一作理

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

其運行是故太昊

一作大撓

造甲子容成著律歷黃公裁變

玄女啓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家

一作兵

強國

富遠之者則輔

一作將

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

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儒

儒

一作味

所守徒識偏方之小

一作詭

說未究大道

一作亨衢

之

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

所以虛中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

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譽焉

妖不自作由是觀

一作言

之得失興亡並關人事吉凶悔

吝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為善者天降之福

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脩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

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為政者刑獄不濫則

人壽賦歛蠲減

一作省

則人富法令有恒則國靜賞罰得

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

倦則士爭先赴

一無赴字

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

必無成功矣自季代一作叔世遷訛俗多徽倖競稱恠力爭

勝一作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

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為徵驗一作據覆軍敗將者

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崇一作文飾豈唯聽之

增感亦乃學人自是嗚呼時俗訛謬一至此焉夫一作夫一

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時一作辰

苟脩其德一作人何往不濟夫一作至若環城自守接陣

重圍無闕一作闕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

八字英華作兵
強智積甲堅

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

計貪狼自符鷄聞之祥多移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

則不時日而事利法審令正

一作明
法審令

則不卜筮而事吉

養勞貴功則不禱祀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故

一無
故字

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

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麗涓舉火而屠

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

郵齒劒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利印若以並資厭勝

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

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違小數金鷄樹

上一作玉鶴方為楚國之殃高畢枕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

止一作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吁嗟一作嗟乎威

斗闕不襍亦伏之運築城斷岡何救素靈之哭火災

不驗裨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

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

聖賢通規人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感然避席曰鄙人

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方焚著
龜毀律歷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
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紀一作配日月律歷所以

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龜著所以前人用一作吉聖

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叶贊成功執之則

凝滯於物消息之理一作義其在茲乎客于是循牆匍匐

帖然無氣口喑一作坎心醉不知所以答矣一作皆舊

書本傳

陰陽不測之謂神論

顧况

黃帝建立甲子考定星歷於是有天地神人之官少昊
既衰神人雜擾顓頊命羲和以司之天地三苗九黎不
復亂逆周室既壞君不告朔漢道隆興方定餘閏世時

昭昧

一作方定大
餘隨世昭昧

君平季生張衡索統陳訓韓友卜珣

京房管輅郭璞干寶樂房班固云陰陽抱多忌以為無
益嗟乎古論陰陽以和神人以順風雨以播稼穡以除
災害後之學者但張恢譎不自戒慎以固親疎一作規親之

道不精逆順之理不達性命之分而裁衣拜官沐浴剪

爪徵於歷日豈不悖

一作謬

哉左道亂政先王無赦往見

術者序卜筮之書及諸家秘訣七曜九宮六壬三五

一作

百復返十精飛鳥

一作鳥

天目地耳計神漢歷以天赦母

倉為吉祥歷以雲漢密莫為吉各生異氣天竺律法復

與大演有差吾誰歸矣又以姓配音以音配墓以墓配

殺此莊惠以荒唐舛駁之論且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

者十三人或以地為姓或以官為姓或以謚為姓或以

王父字為姓士會在虞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承常氏在周為唐杜在晉為范宣子在隨為隨武子在秦為劉氏女嫁樂廩為祁氏焉此一人之身改正有

姓三改氏五范蠡在陶為朱公在齊為鴟夷子范睢稱

張祿先生第五倫王伯二字疑齊鮑永本姓包京房本姓

李張良之後為留氏田橫之後為王氏姓有兩字三字四字五字孰先孰後孰是孰非長平同坑南陽同封時日或同吉凶或異行年本命其事安在周時玉尺漢代

黃鐘河汾鼎氣沉埋自久不可仰則其道多門行則無
盡不如疑也是故文字非上學上學神聽原其性也集
解非宗師宗師受授扶於理也端心靜一神明將至黃
帝遺玄珠罔象得之漢主心動獲貫高襄子心動得豫
讓披髮祭野野人之遺魂非有陰陽算術之功涉津無
涯安濟所屆釋氏五陰輪為四生或居人中以為鬼神
唯代有佛法獨能究竟白雲依山出入自得飛以疑鳥
滅虛空不礙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陰陽不測唯佛而已

善惡無餘論

牛僧孺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則其
善惡之迹俱無餘也不者善人之子不必皆惡若慶必
加於善人殃必加於不善人予恐慶殃之謬加也力人
而已余固曰善惡慶殃俱無餘也餘慶勸人之善餘殃
誡人之惡則善人之子能有不恃慶怠於善者惡人之
子能有不恣惡俟其殃者乎末代之君世祿之人先見
萬乘之尊我八音之娛我五味之飽我黃金白璧之富

我不知兄弟得道而傳之一

有矣字

已行不善而失之乃至

乎萬乘為匹夫世家為皂隸烏謂餘慶之可恃乎父善及子乎子不善而父伐之石碣是也兄善及弟乎弟不善而兄殺之周公是也父母與兄弟不能令子弟之不善又可以恃餘慶於天下乎父惡殃子乎父出之而堯貴之虞舜是也母惡殃子乎母惡之而父好之鄭莊公是也兄惡殃弟乎兄伐而齊立之桓公是也父母兄弟不能攻子弟之善而况餘殃可累於天下乎且善者天

下好之常道也惡者天下惡之亦常道也豈有將好惡
先必稽其所自哉必不然矣若以勸善懲惡為意則當
懲報復於身猶慮其不信况欲遠懲於身後而取人之
信者乎又不然矣昔夫差信伍員初善也任宰嚭終惡
也初善霸天下終惡滅全吳前慶後殃者皆身也太甲
放桐宮初惡也任伊尹終善也初惡受拘囚終善復天
下前殃後慶亦身也吳之嗣可以前慶後殃殷之嗣可
以前殃後慶乎予固謂殃慶皆復於身也不復乎子孫

也然予敢謂善必慶而貴惡必殃而賤也所以貴者道貴也所以賤者道賤也道之貴乎孔父素王也道之賤乎殷辛獨夫也餘慶餘殃吾則不信之矣

冥數有報論

李德裕

宣父

集作尼

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

之道奉五常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信

集作言富貴

在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

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前而符應於後不可

以智測也

集作矣

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

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

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

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

得也而命有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其

集作於

胃懷

榮枯生其

一作於

口吻沛然而安噓

集作溢

然而笑曾不知

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

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居於泥塗不知其所如

也

姓姜不
知其名

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

集作二

年南行萬里

則知憾余者必因

集作自

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

冤不以為恨矣

集作也

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適

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

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

集作愕

貽

洒然變色隱者似

集作亦

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

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

集作緣業

是以

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續緒召入禁苑

及為中

二字集作尸

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

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

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惠公

集無公字

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

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

英華作經歲入覲

尋又杖鉞

南燕秋暮有邑子于

集作王

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

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

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關竟十年居相

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

有前知之士

士字集作者

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

集作移者

神道所秘莫得預聞乎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

事或有或無遂使奸亂樂禍者以神道為茫昧余嘗論

之仁人上哲皆

集作必

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

釋門達摩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

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

集作矣

強悍任氣如伯有灌

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

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而散

則無能為矣其達於道理集作者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

終始集無此二字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濟神明其

次精多魂強則能為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禱祠集作祝論

聖人二字集作語曰某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

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

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

不見若非遍走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

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

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命集作掾屬祈請積旬

無效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

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

於澗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

南集作黎庶謳謠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

精誠集作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信

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為期動天地感鬼神莫
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為人
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
復起七字蜀本作終不復興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

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邴丞相纔及子顯
黜為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

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邴丞相於漢
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
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
邴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
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
是全四海之命

漢書稱因赦天下邴邴
獄繫者是恩及四海也

又奏記霍光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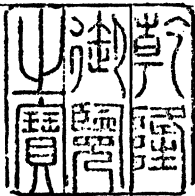
定大策既而顯徵卿

英華作
若非

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

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

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
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所
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一至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衷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_臣孫國鑑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封建

封建論一首

五等論一首

漢祖呂后五等論一首 吳季札論一首

天性論一首 反五等六代論一首

本論一首

封建論

并序

李百藥

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於是上封建論以諫之太宗竟從其議論曰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

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

太宗實錄作久之

業者萬古不易百慮

同歸然命厯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

實錄作治

亂之異遐觀

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

於邦

舊唐書作論

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

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廢弛而枝幹相持故使逆

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

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

實錄

作共人之功

故一夫號呼

唐書作澤

七廟隳圯

唐書作祀

臣以為自古

皇王君臨宇

實錄作海

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錄遘遇

二字

諸本作締構遇

興王之運殷憂

實錄有屬字

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

之資漢高徒

實錄作厠

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

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

舜之上齊七政非惟

唐書作止

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

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

唐書作隆周卜代

三十

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裡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

運距

唐書作短

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

寶錄

業作

之君才非啓誦借李斯王綰之輩咸

唐書作盛

開四履將

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

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

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

實錄作昧

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

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

貞觀政要作理

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

政要作將

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

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

唐書作既

柰斷可知焉

刻唐書

作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音

唐書作文

彌所多惑徒知問

鼎請隧有懼勤

唐書作霸

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

實錄作維

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既罹高貴之殃寧

異申繒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

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

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

實錄

政要作
侵伐

臺駘

左傳作
孤駘

之役女子盡髻峭陵之師隻輪不

返斯蓋畧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

嗣王委其九鼎函族據其大

實錄作京

邑天下晏然以治待

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

唐書作吏

之才膺共治之寄刺舉

唐書作郡

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

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
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
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
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
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
別館切漢凌雲或刑左傳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
落唐書陳靈則君臣悖禮實錄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
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己思治豈若是乎内外羣官選

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
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
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

褐

實錄唐書
並作葛

南郡太守

政要作南陽郡守

幣布裹身菜蕪縣長

凝塵生甌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
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

之

唐書
作所

辯安可惑哉至如滅國殺

唐書
作弑

君亂常干紀春

秋二百年間畧無寧歲次唯咸秩遂周玉帛之君魯道

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

時下吏淫暴

闕

必不至此為政之道

唐書作理

可以一言蔽

焉

唐書作可以一言以蔽之

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

實錄作開聖救

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宇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

發號施令妙萬物以

唐書作而

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千古將

復五等而脩

實錄作循

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

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

政要作乖

況晉

氏失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

一作乘

華夷雜處重之以關

河分阻吳楚

實錄作越

懸隔習文學

諸本無此字

者尚

唐書作學

長短

縱橫之術習武藝

諸本無此字

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

詐之階彌長澆淳之俗開皇在運因籍外家驅御羣英

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

德及大業嗣文

實錄作主

世道交喪先王

唐書作一時

人

實錄作文物

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

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厯情深致理

唐書作治

綜覈前王

雖至道難

唐書作無名

言象所絕

唐書作紀非

畧陳梗概實所庶

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

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

咸舉

唐書作申以唐書作舉

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情必

唐書作仁心

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

簡鄙訥無棄葛荒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敦勸

唐書作勸

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

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違

唐書作乖

請徙御高明營

一小閣遂惜十家

唐書作家人

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柰陰

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

政要

頃歲凶

唐書

作荒

賔儉普

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虛空聖情矜憫

唐書

勤加賑

唐書

作惠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樂撒箕簞

言必悽動貌成臞瘦

唐書

公且喜

實錄

於重譯文命

矜其即序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

凝神勤慮恐妄勞中國以求

唐書

遠方不藉萬古之英

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

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

實錄

濟於溥天

唐書

罷朝之

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

纔及日是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

詠間以玄言一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

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玄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

期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朴

唐書作粹

尚阻浮詭未移此由

習之已

唐書作未

久難以卒變請待琢琬

唐書作斷雕

成朴以質

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

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以時消息況於

人乎美哉斯言也

五等論

李公緒

蓋為天下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初於秦漢守令為政小理察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人芑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為千百年計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且治者積仁義又任勢故也秦氏所以短而亂

者積刑罰而維持者也漢兼置郡縣雜而任之所以兩
代皆二百年自魏晉以降謀不圖遠唯事任人不復任
勢是故易代殺伐皆不永年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
孫卿有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復一作非利之之利世
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
已存乎利人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弱也
故劉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建立成國令復古制則
不可也何者昔舜禹奠九州然後揖讓契稷修仁義二

三十世下至湯武然後滅

漢書作放弑

秦自非子襄穆蠶食

諸侯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德者如彼用力者如此甚難故億兆之所咸以為凡帝者必須天人感應世所不測綿歷代序經數十世乃可得耳故絕希望僥倖之心及漢祖起於布衣忽成大業古則承聖王之烈漢祖起於秦之弊不因父祖所資天地提三尺之劍而取天下夫鑄石者難為功摧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韓英之徒見漢取天下之易故數年之中反者六七王

莽之亂南面者蜂起漢獻之時稱制者三國又光武曹
馬皆自閭閻而升帝位孫劉二族各據一方逮晉之失
御九服分崩以迄于今二三百年跨州連郡者二十餘
姓皆擅假符璽列置百辟或至數世或盡一身前車雖
覆後迹不懲缺望之心死而無悔其懷不遜之意挾無
君之心而日致湮滅者不可勝紀今若借之以成國假
之以勢權則人欲帝王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臣朝
士外戚亦不至千人矣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如置

數百千國便力強起於驕奢違度之則反漢氏之初可
為殷鑒若盡建諸侯興滅繼絕是永無亡國一世之後
又有子弟功臣無置之地如此則疎遠者據強國親勲
者無尺土此周之所以衰自漢以來海內士子官京師
編名天朝耻為藩職今一旦令背皇闕趨外邦為諸侯
陪臣必不可也其雄俊之人負才之豪當生奸計競尊
其主是所謂時移勢異萬國雖賢不可復建設使黃帝
更出亦不議之矣是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當擇宜於今者而用之耳竊謂宜如漢初置郡國度其強弱遠近領之以牧伯節之以綱紀大都偶國並后匹嫡皆亂之道也其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旅之興當咨牧伯以防未然若有妄舉者而皆國除又天朝之威制其越逸子弟之力足為扞屏選其賢者能者入為公卿出為侯伯此周召晉鄭朱虛齊梁之為也然則骨肉世疎亦不可久令強盛宜法主父推恩分封漸次黜之而受封之君輒屬州牧不可繼於父兄每封世建號使親

者恒強疎者稍弱其王侯無子親嗣大功不得及有過皆從國除還屬郡縣更立子弟親者以君之則朝廷有恃維城有固此萬世之利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

亡秦宗族無尺土

一作寸

之封子弟立空虛之地故衆枝

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為大業可以

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攬

一作包

四海以獨富舉百郡

而

一作以

從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羣心交阻偶

語間興適悟天下不可獨理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

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歛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意

一作慮知

難於

一作搖

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鑾輅龍旗

一作旂

皆王室穆昭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

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之志羣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舉此所以為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偶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怙強速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此所以為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有高一作臧佐命之力故禮樂大脩取維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

可哉當若早

一作早

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

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

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閑覬覦之心不

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不

一作無

負

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

得也神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

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趙趙異姓畜姦俟隙刺促

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

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折一作析當時之疑斷

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況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謀叶密必無悔矣 一作皆唐文粹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文於舊

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

文粹無也字

附子臧之義非

公也

文粹無也字

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

文粹無也字

出

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

文粹無也字

左丘明太史公書而

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

文粹

之作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

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

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

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

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狗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

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

集作宏

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

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

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

文粹作閔

安得謀於窟室專諸

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身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

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
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劔以明
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
集作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吳文粹之覆亡君實階禍且
于義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天性論論太

李德裕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
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

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徃復移時大畧
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
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
而當理魏太祖常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
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
小人也小人之集無此三字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
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
愛厚薄何如哉如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寤既寤之後

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易寤況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立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冊稱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反五等六代論

李谿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

獨制二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大底非秦廢五等之爵置郡縣之官至晉陸士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由言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為周制萬邦思治羣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於殄祀土崩庸於陵夷欲權其多福取其小禍總二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即縣徒苟救於疾顛而未免於陵夷也譬猶醫

者苟欲救人之死而不能愈其病苦豈謂知經脉藥石之本決存亡禍福之機乎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豈無通論哉但二家不能知耳故皆引五等之長說郡縣之短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秋勤王之事以為證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士衡又謂五等之國為已土衆皆我人人安我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為已思制郡縣之長進趨文選作取之情銳安人之譽遲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養名故為

利圖物以為諸侯享食茅土萬國受世及則南面之君
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夫春
秋之時諸侯擅相攘伐苟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為事故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邀名內實包藏禍心
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
為藩衛哉所謂為己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
治矣且若國不富兵不强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彊
兵彊陵弱衆暴寡感而為九并而為七是豈非古制耶

故知雖少其力猶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
小常定也諸侯之士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為大
小於身又烏可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於大小
強弱皆得擅權獨斷自有卿相恣之則不遜削之則怨
陵夷逆節固必有矣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
遲夫土狹既不免逆豈過正境土者之災耶假令小制
七國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知郡縣之
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

代然而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濟家國之急則未必無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豈由此耶元首又徵秦之敗於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立於上此乃臧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郡縣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覺悟廢五等世及之法立郡縣可制之符以矯周枉威靈不假於臣下及刑戮強兵耶

此句疑

則必

脩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致天子於何地豈可以為思治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於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為大患也又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實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身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於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為知有定主哉由是

知曹陸之論所謂藩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為患也昔漢有吳楚七國之患元首乃懲之於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誼之言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衡亦謂漢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以七國為過正之災若然者則班固漢書贊言周制千八百國載記分天下為九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其為徧小以極矣其卒也強不一一
於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政用其上策如此則可歷世
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嬴氏土崩之釁乎

本論

牛希濟

周文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至於文王天下之
心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庶之心順歷數之命以
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
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公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

萬乘車輅朝諸侯於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管蔡以安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懋乃歸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於魯思不變四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即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周公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知子之弱而私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相及豈周之盛德為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

以能明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
難矣周公雖不為王者然其道則與大王王季文王為
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為伍蓋姬周
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猶存若委少主
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舉嗣夏左傳作祀夏配天不其偉歟
此周公所以孜孜焉為而不有夫其聖德過於武王遠
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蔽於私愛忘其善惡曰彼
長也冢嫡也天下之本也莫之可易至有不離襁褓之

中童嬰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強臣而為之輔其詔制
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惟政亂國危殆宗廟不
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即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
創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大夫
之家卿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軍中足以知歷數
在躬時運興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偽
是以出一言舉一事易一法必使合於典誥垂於後世
守文之君也生於深宮長養於作婦人之手慈愛之鍾

馬世子之教不行焉身軀則安於玉堂金殿輿服之盛
耳目飽於聲色靡曼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忠信
邪佞之屬農桑艱難之本故小人易欺焉況幼稚乎且
人君之心為天下之晦明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於
暗故時之晦也盜竊興焉魑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
焉邪佞用焉是以小人奸臣唯樂於幼君少主若保姆
之態也以提其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
止易為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況近世之嗣王也始

自誕生厥月無問名之禮至於婚冠無金石之樂告廟
之儀非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齒胄之道或
縱不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道正其
身乎左右之人賢與處乎其即位也降先君之冊冢宰
與百執事延頸內面而朝新君焉袞冕端拱之默于殿
上雉扇熒煌香煙蓬勃一作起左右紛紛然莫之知也班
列千百稱慶而退至於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閣
稱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耳敢

及於時乎敢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享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於畏憚通於商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為侍從之臣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於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比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既久

與遊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以熙
帝載至於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
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
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於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
賢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心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
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
擁衛以至於內殿又日幸於兩軍遊於其所其從樂乎
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於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

奸臣之所為也或曰冢嫡之幼善惡未知思欲易之以
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者上
以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其不善易之可矣
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伯之聖德斷髮文身以避於
吳為吳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稱攝
欲讓其弟後疑其長矣吾將與之桓公聽羽父之譖以
疑其兄致於篡弑又晉襄公之薨也子周有兄而不慧
不能辨叔麥羣臣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三駕而楚

不能爭又穆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盾思立長君乃迎公子雍於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吾受子之賜此子不才唯子是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於衆人遂背秦好立靈公幼而好虐竟為所殺國是以亂漢高帝遷都長安也以呂后爐於糟糠其子盈為太子上以趙王如意似我知盈懦弱卒不能易及惠帝之世幾為呂姬所滅非平勃之不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

王於代邸是為文帝不十年幾致刑措又昌邑之亂霍
子孟定廢立之冊立宣帝遂獲中興衛伯玉之於晉武
也君臣之交矣知主鬯之不惠必傾世祚撫其床而歎
曰此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度為君果致元海
倡四方之亂宗廟焚毀兩京版蕩懷愍二帝俱為俘執
而崩晉祚中絕國分為十六普天之下皆墜爐炭比惠
帝之所為也是知冢嫡賢而臣擇立者必亡若立嫡為
亂執古之道乎擇善為治曰亂嫡庶之制乎且天子之

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於長久豈以擇善廢不肖為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肖不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於生民乃棄其子而禪於有德若次子之賢遽以配天之業授於他人乎是知君惟其明不必拘伯仲之制易曰明兩作離游雷震若不明不法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之為若君明於上小人比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其寘於亂乎主少不明者亂之本也故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

正之者非在廢長擇善而已無使叔孫之禱曰主少國
家多難祝我者使我速死無及於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文

雕蟲論一首

偃武修文論一首

質文論一首

文論一首

編年紀傳論一首

人文化成論一首

文章論二首

章表論一首

雕蟲論

并序

裴子野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
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
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
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
論曰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
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
用以自通若悻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

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
帙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
誰分其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
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鞏悅無取廟堂宋初
迄于元壽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
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
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
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

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敬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偃武脩文論

李 竦

國有二柄以濟人天有四時以成歲文武者君之威惠春秋者天之生成故人君法天時順人望人歸於德天應以時莫不奉此而寧災由斯而康俗所謂文者足以

經邦國所謂武者足以定禍亂故武在合變不可一黷
文貴經久可守為常請借前事而明之庶斯得矣夫以
堯舜揖讓湯武干戈干戈在乎止武揖讓資乎偃武故
得享國日久多歷年所三王既往霸者是繼晉文伐原
以示信齊桓勤王以稱德宋殤好戰以殞越徐偃專文
以喪亡王霸陵夷列於秦漢始皇威懾六國建萬代業
隳城郭焚詩書卒使宗廟為墟身殞下國黷武之徵也
高皇夷秦項誅韓彭陸生著書叔孫制禮脩文之漸也

光武以長者戡難孟德以應變即戎故得擒樊崇破袁
紹雖未悉於至理道亦存乎息戈晉文之對何曾不聞
經國惠皇之溺賈后竟至破家吳王石頭之都劉備益
州之地但區區於守險魯不暇於修文後魏則多難臨
朝後周則經國日淺雖孝文崇禮制服衣冠未能倒載
干戈休放牛馬武帝降高緯戮晉公甲兵未寧中道而
殞武則不可文則不如東晉之僅保江山宋祖之草創
社稷道成以殷憂啓祚蕭衍以戡定興王陳主以好內

亡隋皇以征遼喪皆不明於文武適足為我驅除況高祖端拱無為太宗大功繼統高宗致位於玄默中宗御俗以康寧睿宗之恭膺大寶玄宗之克清海內肅宗之收復二都皇帝之光有六合方今四夷向化萬姓歸心總七聖之殊勲正百王之隆典然干戈未息瘡痍未瘳修文之期取則不遠偃武之義今則時哉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

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謁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涸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

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
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
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
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
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
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荒雖神禹
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
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

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有羿奪內則夏之六卿
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
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

一無由字

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

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恭默仁儉斷獄幾措及
武帝脩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
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
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
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

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四

此一字

夷多難復子

一無明字

明

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圉圉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宮備職六宮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一作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

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識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緼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差失一作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策

之信而陳儻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
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
煩潰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一作億兆之多無
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
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
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
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
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一作皆唐文粹

文論

顧況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為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為龍為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

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
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
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
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
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
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蘭相如
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
下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

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
文太顛閔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
未滅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
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於家如此不
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於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
於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
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
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賸鬼神明者賸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

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

集本文粹作蕩

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

二本作湜

以為合聖人之經者

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

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

二本作夫

是非與

衆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折星極辭不足以

壯二本杜作杜

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

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跡叅貫話語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騁二字

集作然
後馳

才力焉又編年之史

二本作紀事

束於次第牽於渾

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叙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

為著錄以備時

二本
作書

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

作則為尚書左氏

二本
作傳

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

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

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紀傳世家表

志首尾具叙錄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以是無媿太初

以來千有餘歲史臣按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張

奉而遵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

自出太古至奇矣七十
一字二本作于是草舊

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俱敘述表裏相發
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
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推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
利病各擢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
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 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畧強欲

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正

二本

所遺多

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褒貶

三字二本則其容漏

得失章章

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裁

文粹作制

同春秋之

是非文敵遷固直蹤

二本

南董亦無上矣儻謬乎此則

五字二本本作儻捨源

而事流稟意而微跡雖服仲尼之服手握

二本此字

絕麟

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
顧其書何如哉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
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
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
寔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

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
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
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
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
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
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
代諛諛之臣特文粹作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
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

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

吟詠而待升

集作太

平流蕩因循敗

文粹作閭

而未悟不其痛

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

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

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

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

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

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

文粹作治

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馬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廁

雜其間也

文粹作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

不得為金

集作全

璞之寶矣鼓氣以執壯為美勢不可以

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

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

蓋為是也

集作矣

近世詔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為

粹文

謂作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

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

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

內未

集作不

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

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

韻而謂靈均已

文粹作

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

辭高者蓋以言妙而

蜀本作言妙工文粹作言妙而工

適情不取於音

韻

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倚歟元勳包

漢舉信是也包文粹作左

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

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

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考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一百韻類皆雙韻無有隻韻者

故篇無足

蜀本

作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高於至音

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音

文粹作即知聲

律之為弊

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

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

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常為文箴今載於
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文粹作恍惚而來不思而至
杼柚得之澹而無味琢剡藻繪珍集作彌不足貴如彼璞
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
此為文之大旨也

同前

牛希濟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洽化為文唐虞之際是也聖
人之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為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

舜之運以宮室車輅鐘鼓玉帛之為文山龍華蟲粉米
藻火之為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
樂霸王權變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況乎
澆季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
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
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
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
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為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

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

之中疑作

使聖人之旨復新今古之體分而為四崇仁

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

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也又有釋

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遺

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為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

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為切比事之中過於諧

諛學古之

疑作文

者深以為慙晦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

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內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觀且天以日月星辰為文地以江河淮濟為文時以風雲草木為文衆庶以冠冕服章為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於千載歿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艷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洽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為侍

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日習於耳目所謂觀乎人文
可以化成天下也

表章論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
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
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於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
致時君易為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
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

苟不踰是所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諧於堯舜豈在乎
屬文比事況人君以表疏為急者竊以為稀沉覽之茫
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為幸
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為非逆鱗發怒畧不為難故禮曰
臣事君不授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
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沉萬乘
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
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琯

表朝廷以為庾辭儻端明易曉必庶幾免於深僻之弊
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理道者明儒尚且杼思
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於古但寘於理
何以幽僻文煩為能也

文苑英華卷七百四十二